

論語釋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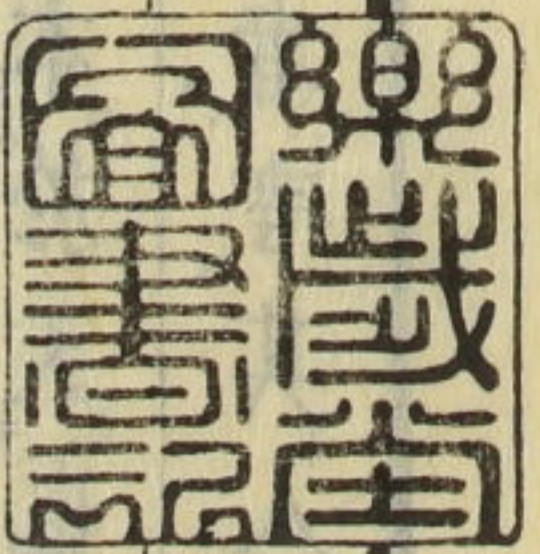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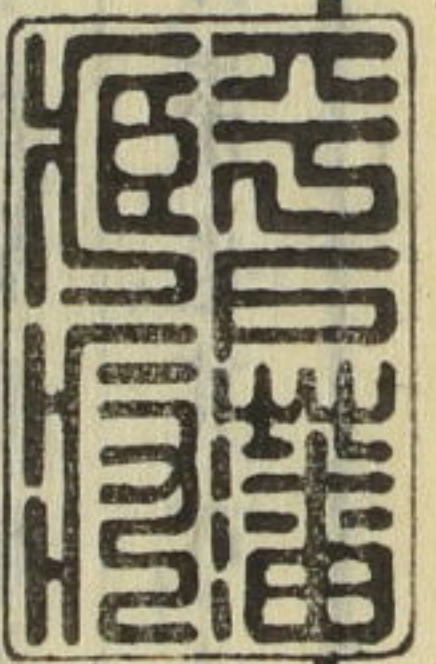
十

□ 12
917
13





論語釋解卷之十



日本 平安 皆川愿伯恭學

子張第十九

此篇所記諸弟子之言者其旨皆與夫子之道
純者也蓋編論語者以前數篇道大而指廣恐
學者或汪洋望之而不能睹其津涯也故更輯
此諸賢之言以見孔門學者所志其道之總要
也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

可已矣。

前篇末章云、周八士、而此篇首、先置此、子張論士之章者、蓋凡學者、志道事學之本、先在其欲為士、立身無所愧而已、見危致命者、謂其君父若兄弟、朋友有危難之事、則己能奮身營救、不避其死、而以趨之也、見得思義、解已見前、祭思敬者、能自竭誠、而與鬼神接也、喪思哀者、能自用情、而盡其倫理之宜也、見危致命、則愛重於其生也、見得思義、則義重於利也、祭思敬者、明道之本於天也、喪思哀者、明情之本於素也、其可已矣者、言其人能如

此、則可以稱士也已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凶

執者、以物之動者、內係之於己、而用之之稱、弘、信篤、解並見前。

此章、乃更以明不如前章之言、不足以謂士也、前章四行、皆由此弘篤而得之、是故信篤而後道行焉、執弘而後德成焉、德不能成、道不能行、則其言方發於口、而其行隨變於躬矣、然則其之於道與德、於己不足議、其有而於人亦不足議、其凶者矣、故曰、焉能為有焉、能為凶。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

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入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入也按交與友淺深不同交是告名識面通問交言施報往來者皆可謂之交也友乃情誼款厚而同其志趨以相處者也前儒或混之為一不可辨也

此章子張譏子夏交人之義者固勝而編者又以此發君子執德之弘亦止乎修己而雖朋友不得以責己之道待之也可者不可者謂可與為善不可與為善也拒之者言雖請交而拒之不交也尊賢者言見賢者則升之居己之上位也容衆者蓋

衆有智愚賢不肖之別其好惡趣舍各自不同而君子不求備於一人故隨遇而優受之所謂含弘光大者是也嘉善而矜不能者言君子雖無所不容然又其能否短長未嘗不異其所遇是以其間見善者則嘉獎之而見不能者則深為矜恤也我之大賢與者言能前四言即是大賢者而已能行之則於人無所不可容故曰何所不容也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言不能如前四言者即是我為不賢則人或將拒我請交人豈有請交於我者哉如之何其得有拒人之事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小道、如農圃醫卜、及雜技藝、是也、泥者、所當通、而滯著之稱也。

此章已下、乃論君子尚學之義者、小道可觀者、謂觀碁局、悟河圖之數之類也、致遠者、謂行於其道而遠、蓋過求也、是以君子不為之者、乃與夫子云、多乎哉、不多也之義同、編者方欲明君子之專學、故先舉示以其所不為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此章乃學先尚其質為主也、日知其所亡者、謂日自檢省其躬、知其所未足、而以勉成之也、月無忘其所能者、言人或有前月所能此一事、而至今月、則志氣怠惰、不能行之者、是其人之於學、初累客氣、客氣銷索、難復振作也、苟以若斯而從學、譬猶不結之縫也、豈有成德之日哉、故月日顧記其所、能而不敢荒忽廢棄、必勉強行之、然後其學始成、故曰、可謂好學也已、此章之旨、與前子張執德信道章旨同、學者須併觀焉、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此章乃學先王之文之法也、博學者、謂學之所尋

○釋貫通業致廣大也。篤志者，謂志欲得其道，而不得弗已也。切問者，謂所舉義問能以切當其實，而不敢以浮佻也。近思者，謂所講究其義，不以古觀而必以今察之，其行不以人議，而必以己擬之也。仁者，躬任以成天下之義者，是也。博學無所不及，則知足以與乎道之大矣。篤志無所不用其力，則信足以守乎業之博矣。切問以精其義，則其神足以裁用之變化矣。近思以於其身，則其物足以當位之中正矣。故曰：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諸造器械之工也。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蓋以物列置於其中，而以待人來取之處。曰肆。

此章明君子之於學，不可以須臾廢也。言百工常自以身居著肆中，是以得其器械之求之無缺乏，而以成其事之易達矣。君子亦常以其身居著講學之中，則亦得其文義之無忘於心，而以致其道之易行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文者，謂掩飾之也。

君子過則能自改之，小人過則必從而文之。此亦乃學與不學之辨。苟過而文之者，足以驗其人志氣之所在焉。故以此次前章言學之後矣。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儼者其形有所凝定者而見於外之稱也溫者內含其物而不吐之稱厲者以欲致之到遠故勢用熱激之稱也危厲之厲乃以欲之故用カヲ掙扎求免之稱蓋象同旨異

此章之旨兼上八章之總要以舉之者而未言厲者乃其義正與小人之文過相反者故置之于此也三變者謂他人與君子相接之時以意測其德器則凡三變也即之者謂望者既又進以即其所存也即之也溫者外不見露其廉稜也聽其言也厲者言其志操自厲未嘗少懈弛者見於其言語聲氣之間也望之儼然者執德之弘也即之也溫

者容衆而不拒也聽其言也厲者學以致道而不文於其過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諗者言其人之行有所不合之稱也

此章以明君子之所以自篤弘者蓋為其事上使下不以信則皆不可行故也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者言其身之所行不愆其道然後率民則民從其言而服焉不然行與言反而欲以令民從其言則民以謂此令我厲苦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者言其身之所行不愆其道

然後諫君則君受其言而順焉不然行與言反而欲以令君受其言則君以謂此謗我今居其惡也以謂厲己以謂謗己則言皆不可得行已故君子尚篤弘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閑防也蓋於其來物所或

欲外越之處設之閑防之稱也德者乃學者所以成性存在之實即是也中庸云大德敦化小德川流

前章專尚守信而懼其因以過拘束不知通變故復置此章以救其偏失也大德謂其義所關係之大者小德謂其臧否未必與夫大者相關係而僅與一時一行之小得失者即是也不踰閑者謂不

敢從己意所欲以踰越其法制也出入可也言其人已能慎夫大德者則其於小德之行雖時有出入不能全之者亦可謂之為君子也蓋如云大人言不必信者亦以是義言者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灑水於庭掃糞於室之禮應對謂習禮答接對之儀也進退行步周旋之禮也區者與物殊分別有一域

之

此章却復論小德之不可廢而君子當事之也。子游見子夏教門人多習其儀不講其義而以為其教法未善遂譏之也。言子夏之所教常於夫四者之間而不講其義是以其門人小子於夫四者之儀則可以無失矣。雖然此於君子之道未事也已。以子夏不為之講其義故今欲本之於道德以知其要歸則皆無如之何。豈非其教法之不善也耶。子夏聞此語覺其言之未中故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者言吾所教者非他君子之道也耳豈可以意其後倦而思先傳之者。

哉蓋其人不能為君子者雖以先傳而亦必無益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言人之材德有君子小人之別譬猶草木區以別而不可相同矣。以其若是豈得誣君子之道以謂小人之道耶。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言其惟聖人能興小人進諸道以始之而又能開其所進成之其德以卒之而已而斯正養之功非我輩所敢望也。○子夏日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優者其內之幅續比他有餘之也。稱也。

此章復申明君子之學一歸於仕官之用也。仕而

優則學者言雖既仕而學不可廢但行有餘力則君子於是事學也學而優則仕者言所學已通其大道則不須其汲汲矻矻是為學而優矣君子於是始以筮其仕也其既仕而猶好從事於學者即前章所以謂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此章乃大德不踰閑之應也喪雖有斬衰之服哭踊之節其所貴者在哀慕之心至焉而人能致其情乎哀則先王設喪禮之義亦至於此而止如其餘細物末義乃雖出入而可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此章以明士之尚學者亦貴其仁而不貴飾之外貌乃以前章專言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故編錄者恐學者或因以務外飾為事故因置之即亦子游欲本之之意蓋教者必欲本之則不可而學者又不可不求本之也為難能乃謂其能嚴莊其外而又無所不勉也然而未仁者言彼非不可貴也而其為之之心亦非學之所期故曰未仁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堂者待物常自以其矜高

此章亦仍前章之旨而更添以其非求學而成之者則將必忌他人之能者也堂堂乎張也者言子張氣志高邁自任大過而不可當之意其自任大過則誇詡之心勝而惡人之同其能天下唯己可以專其美而他人之有能者必抑而下之是乃難與並於為仁之故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此章反以明人之於道必當有所學而後成之也人未有自致者也者言人之道未有自依其情行

之而以得能致之其極者也必也親喪乎者言若欲斷之云必如此乎則唯有一事未全然者蓋唯居親喪者一以其情之所哀者為其要故能本諸其哀心而以行之則可以不待他求學而以自得致諸其極要之處也此與前喪致乎哀而止應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當時如季孫宿共事同朝改其父文子之政專權自恣襄公十一年春正月作三軍三分魯國祿去公室自武子始假令莊子同武子之惡亦甚易為而莊子能不與同可謂賢矣然襄公十九年八月丙辰仲孫蔑卒而二十年正月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秋仲孫速帥師

伐邾親喪六月而會盟征伐則亦未可稱之為至孝之人也是故特揚言

此亦因前章所言舉難能之類也莊子能不為利回以守其先業非知子道者則豈能如此乎故曰難能也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會子會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士師治獄之官陽膚蓋會子弟子民散謂上下相遁紀綱已壞民心無所相維繫也

此章亦就理民之事以言起惻怛之憂之道即前章所謂子張為未仁之旨祇亦在此學者思之可也上得其統御之道又不失教育之功則民皆歸

心而姦偽不起姦偽之起專由上失其道之故也然則治之鈎其隱微燭其幽隱者雖以得決其獄而亦當須哀矜其之無智不幸陷刑而可也不知者或因以有誇其能之色者不亦忍酷之心乎忍酷則其擬刑亦忍酷哀矜則其擬刑亦自從輕是會子之所以戒陽膚之旨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紂殷王之名史傳其為酒池肉林而晝夜沈湎聚天下之珍寶於鹿臺及剖朝步之脛剖孕婦之腹為炮烙刑誅殺無辜等之事此章蓋見君子當自奮以居善也言紂雖凶暴亡

國然其所爲未必盡如所傳之言而誣妄附會之
談或居十二三四惟以紂之凶惡爲天下所共擯故
下構虛駕說益加排擠而人又無爲之解救者也此
云下流者蓋君子指爲中人所唾鄙之地謂之下
流也身已居下流則人益爲其說以排之而人又
無爲己解救則天下之惡無不以歸焉矣此君子
之所以必自勵其善行以自求據夫上流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
之更也人皆仰之

此乃舉其與前章所言旨趣稍似異者以救之偏

失也夫君子已惡居下流而於其有過則不敢掩
蔽灑然以自改豈非自暴其過於人者乎非如自
揚其不賢而以居下流乎蓋小人鄙夫或執此迷
誤故每有過失務爲文飾殊不知情之所在其實
難掩其文飾之言愈微則回邪曲蔽之心愈顯見
之者皆鄙其行君子乃自昭明德而不以內外易
其道是以過則未嘗飾之又必自悛改之故其過
人皆見之如日月之食其更之人皆仰之慕其昭
明之德也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

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公孫朝、衛大夫也。文武之道者，乃指下文王、武王所由以啓迪民人之禮樂文章也。識者，藏含諸其魄，而以此其中之稱也。墜者，物本止在此者，今為距遠之物之稱。

此章已下，總述夫子之德，是為美善之極。而此章乃明夫子之道所本出也。未墜於地者，上位之人既不率由行之，是不在天也。然又未至改姓易法，制以廢之，是未墜於地也。人心皆知從其道之為善，是在人者也。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大者，大德；小者，小德。識者，即在人之謂也。莫不有

文武之道焉者，言每遇一人，即察之，其不賢者，乃識夫小者，其賢者，乃識夫大者。蓋盡天下之人，莫不有之矣。夫子焉不學者，言夫子之聖己如彼，豈有無所受學之理乎？而亦何常師之有者？言夫子之所識，文武之道者，乃大小兼容，遠近悉舉，而賢者不賢者，夫子皆能師之。但夫子己非凡，而其所師之道，又與常人異，則雖其能師之，亦何常師之有？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

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武叔魯大夫州，仇七尺日仞。

此章乃言當時不知夫子之聖者衆，而其旨乃亦賢者知大，不賢者知小之義也。故以承前章之後，而置之也。武叔以此語其同列大夫於朝，蓋自是其所見，故公言諸朝，而子服景伯與聞其語，因以告也。牆以喻其德，發見乎外者，宮以喻其義，蓄乎內者也。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者，言德未能超凡，而義不過平常，故人皆得窺其闕奧而盡

之也。夫子之牆數仞之喻，言夫子德高道大，其義所該廣遠矣。得其廣大所由生之本，而後始能睹其美善，而以知其信可愛重矣。蓋子貢之美，不過淑諸其身，而如夫子道綜古今，業貫萬世，德覆天下，固非尋常所能測者也。故曰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者，武叔已非智及之者，則彼云云者亦為其宜有之情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

也

量毀解見前土高曰丘大阜曰陵多與祗同

此章乃說夫子之道德極其高大也無以為也者言無以為毀之也武叔以為仲尼之賢猶他人之賢者耳是以欲毀之以示人而令謂己更踰於彼而子貢心知其意故曰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者言或可得踰而出其上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者言夫子之德已極其至高如日月之可仰而不可得踰出其上也自絕謂以己意所不合之故絕之不復通受也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者言雖欲以己之所絕示諸人因令其同

毀斥而夫子之可仰固如日月之懸天則人雖以其若是然終無能傷之也多不知量者祇以見其不知量物之大小形勢以各安其分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勳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階梯也此章乃說夫子之道德高大猶天之宜仰也為恭也者言子貢為恭以遜其師故推尊夫子不然夫

子雖賢，恐其實不過為子貢之儕類也耳。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者，蓋責子禽未深究知而輕發其言也。其言言君子之於入也，察諸其樞機之發，故雖一言之微，以謂之知，以謂之不知，則榮辱之來，其主在此，不可不以謹慎自守也。千仞之峻，或可階而升，唯天不可階而升。夫子之盛德，人之不可及者，亦猶天也耳。夫子之得邦家已下，乃釋所以譬天之義，得邦家者，設言得邦若家政也。立者，謂命其位，定其分，以躋其民也。道之者，謂作其樂，制其禮，以誘其民也。綏之

者，謂柔其遠人，服其疆禦也。動之者，謂協其兆衆，致其雍熙也。斯立斯行斯來斯和者，言莫不率從以若夫子之所欲為也。其生也榮，其死也哀者，言然則夫子之生也，人同其時，足自謂榮死也，人無復以望，則亦致哀惜於其與失而可者也。夫其德之至盛如是，如之何其謂之可及，矧敢以其賢乎，可謂謬妄之甚者也矣。

堯曰第二十

此篇乃承前篇末云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之旨，因記堯舜禹湯文武致平

治天下之道及夫子論治務之言以實其義也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

謂在位者於我所內之處令其得止著之稱執解見前厥中者其心所知中正之道蓋物之曲直事之是非本不甚難知而所以難知者血氣之擾也是故氣平則明不平則昏以言乎人則公以言乎己則私昏私皆不執其中之失也常不以其不平與己故而失夫公明之心是謂執中也

此堯之意以是義謂舜雅應自知其然者故先曰咨也下言天之所祚人以歷數者唯在己所膺任

其命之道如何也常允執其公明之心是謂執中也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言恒當以己不執中則四海元元其必因致困窮為念誠能若此則天祿可得以及永終而不絕也舜亦以命禹者言舜讓位於禹之時亦以堯所命之旨告之也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湯名履字天乙玄牡夏牲也皇皇者之稱后者命之所由出之稱帝者在上帝上而制命於我衷者之稱昭告者無所隱而明告也

此乃殷湯伐桀請命于天及告諸侯之辭也曰予

小子履竊不自揆敢用玄牡之牲以敢昭告于皇
 皇后帝今夏桀有罪故臣不敢赦而以伐之而此
 乃誠實之情事蓋自以為帝之臣故不敢蔽明以
 欺天也如簡擇其是非曲直者乃在帝心而非凡
 常思慮之所能及者也然諸致伐者雖竭吾至誠
 舉以至公以行之而安知其無以不當帝心而或
 見譴罪其罪於我躬有之者宜速降咎罰而無以
 萬方同被其災祲也若萬方之人有其罪者則已
 方當匡濟之任乃為有不能矯改之罪亦當首受
 其咎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
 在予一人賚者享賜而有之之稱雖有周親不如仁人今書泰誓有此辭親謂比周之親戚也
 此武王之事也言周國之有獲天之大賚者蓋使
 其朝多賢善人是富此其證也雖有周親不如仁
 人者言仁人使己從道而無失如比周之親戚非
 愛恤之不至也而終不如仁人利人之厚也不願
 得周親而願得仁人亦以證大賚也百姓有過在
 予一人者其旨亦與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者同此
 上堯舜湯武之辭並皆夫子述之以明人君執中
 之道也

言言解 卷之一
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權、秤也。量、斗斛也。法、號令也。度、節文也。

權量斗斛二者之制、不齊同、乃民起忿爭之本。故謹之也。法度者、制民之紀綱、行事之儀則也。夫子之時、先王之官制、率皆廢壞、此又仁政所以不得行之由也。若能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官以守之法度以明之、權量以成之、則四方之政、自無暗昧廢閣之患也。興滅國者、謂興滅亡之國、而立其君

也。繼絕世者、謂繼絕祀之宗、而復其家也。舉逸民者、謂其人有賢材、若隱伏草野、若沈滯下僚者、而官之也。興滅繼絕舉逸三者、是追古尊賢之事、而人心之所願望希欲者也。天下之民歸心焉者、言誠能行斯三者、則天下之民必歸心也。所重民、食喪祭者、言為國者、其於民、食喪祭尤當敬重其事也。食者、民命之本、喪祭者、人道至情之所在、重之者、所以崇本立忠信也。寬則得衆者、言情恕而不怒、以優容之、則無賢不肖、皆得其歡心也。信則民任焉者、言言行不愆、則民皆任之以事、而不疑也。

敏則有功者言爲之勤敏不怠則凡事必得成其
功也公則說者言凡處事斷義一行之以公平則
民心必悅服也此章上無子曰文蓋闕文也然篇
己名以堯曰則知其闕誤者亦已久矣且其所引
堯舜湯武之語與今孔書出入不一今姑隨文解
說以通其旨至如孔書得失詳見於書經經解中
今不煩贅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
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
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

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
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
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
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屏除去也尊奉持也惠解見
前費者雖施之而無所當之
也稱

此章乃言政由其人以行之義也因民之所利而
利之者如民餒者食之民寒者衣之除民之發賊
振民之窮乏者皆謂之也上因民以爲之則民必
用賴焉故曰惠而不費也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

者言人勞則或怨而如君子乃自擇其可勞之義
而以勞之者即自取無所怨於人故曰又誰怨也
欲仁而得仁又焉貪者言君子亦有所欲者仁是
也而唯仁之求與他物異蓋以其欲之則得焉而
無所須用貪故曰又焉貪也君子無衆寡已下言
君子恒守其身以禮不以其衆故慢寡以其大故
慢小夫慢者待之不以其宜而玩侮之者也泰者
自憑其安者泰已甚者其氣難屈難屈則驕驕則
慢侮人以不肯比數故泰者所病常在驕慢而君
子之泰以其道自安焉者大與此異故曰不亦泰

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已下言凡威者必以其
猛而君子則雖非有意欲立其威而以正其衣冠
尊其瞻視其色儼然有不可以奪者而令人望之
者畏而敬之是不厲其聲色以能威人者也故曰
不亦威而不猛乎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
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出納之吝謂
之有司

不教而殺者國無風教之化則愚蚩無知者自陷
於刑辟其如此者謂之虐也不戒視成者言不病

戒以其事而卒迫檢視其功之全成其如此者謂之暴也慢令致期者言嚴慎其所令則民亦將畏信以不敢愆其期苟慢其所令則民疑其不固而不肯為齊給而上之人急責以期會民被其害者必多矣其如此者謂之賊也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者言其於理財物其意常慳猶之將與外人也於是出亦吝納亦吝其如此者謂之有司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此章以其言知命以結堯舜湯武敬天執中之義以其言知禮以結尊五美屏四惡之義而其全章之義總括二十篇大旨蓋凡學之要以宗知為極故夫子言三事皆歸于知矣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者凡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以其明道體德而自善言行以遠悔吝也是乃超然退觀淵然默識不為血氣擾以與道會者苟不知命者動止無儀發斂無節終日營營唯己欲是從豈足與道德之事乎故曰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者凡禮者人倫之大節所以定尊卑之位辨上下之

言言解 卷之十一
宜別內外之分齊小大之列會親疏之情者也其
爲物也本乎天地統乎鬼神貫乎幽明通乎古今
矣苟不知禮者猶行於荆榛之中無知其可措足
之地故曰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者凡言
語者人情之符節言正則情亦正言僻則情亦僻
是以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蓋吾執其
中以度之其言凡其出入之所異者皆與其情事
之變因者也知言則知情知情則知其所會通知
其所會通則知禮知禮則知天知天則知命矣是
又夫子所以先後三事以爲言之旨也而子貢嘗

謂文武之道在人而夫子學焉者卽此章知言之
義而夫子之所以成聖德者亦以此所云之道者
也而此亦編此書者之所以於此總括二十篇大
旨之旨也蓋余嘗論此二十篇所相次之義曰學
質行爲本文義爲末學而首之爲政以德成德有
則爲政次之禮樂有文唯德爲重八佾次之德有
小大里仁爲美里仁次之自昭明德務緝佻言公
冶長次之君子樂簡簡貴自誠雍也次之仲尼好
學自信自篤述而次之君子任重去私凝德泰伯
次之仲尼大德無所成名子罕次之夫子聖德儀

容章蓋鄉黨次之君子於禮匪尚華飾先進次之
政先脩己天下從之顏淵次之明道以躬以率民
人子路次之君子處世行己有耻憲問次之君子
尚義不樂安佚衛靈公次之直道自保國脈所繫
季氏次之小人自是妨道害德陽貨次之逸民自
放聖不謂懿微子次之諸賢斷斷孔門典刑子張
次之堯舜執中聖道歸焉堯曰終之而其全篇綱
領則堯曰篇末一章之旨盡其極矣

論語釋解卷之十終

